

究竟是谁刺杀了列宁

今年是列宁遇刺事件 90 周年，但当年究竟是谁向列宁开的枪？这个问题在俄罗斯学术界至今仍争论不休。因为，档案资料显示，开枪的卡普兰几乎是瞎子，正是这一点让许多历史学家对案件的真相产生了怀疑。嫌疑犯卡普兰被捕后，未经任何审判就被执行了枪决。所以，她到底为什么要刺杀列宁？这也成为永久的秘密了。



芬妮·卡普兰



列宁

女刺客几乎是瞎子

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作完演讲后离开位于莫斯科大谢尔普霍夫卡大街上的米海尔松工厂，他穿过人群，走向自己的汽车，工人和水兵们簇拥着领袖，高声叫喊着，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列宁捂着胸口倒下了！愤怒的工人和水兵们冲上前，将一个女人打倒在地，这个女人就是臭名昭著的芬妮·卡普兰。这是我们许多人所熟悉的一幕，卡普兰也因为谋杀列宁而很快被处决。

然而，俄《共青团真理报》报道称，当时的情形并非这样。当晚 11 时左右，列宁来到大街上，暮色已经很深，周围一片嘈杂声，因此，枪响的时候根本没人听见，只是当列宁倒下时，人群才一下子被恐惧所凝固。片刻之后，人们开始四处逃散，只有一个人十分沉着冷静——苏维埃步兵师政治委员助理巴图林。巴图林环顾四周，发现不远处的一棵树下独自站着一个妇女，只见她一只手拿着个破皮包，另一

只手攥着一把雨伞。巴图林走过去，搜了搜她的身，这个女人没有反抗。他在这个女人身上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东西，但他最后还是问了句：“您为什么向列宁同志开枪？”这个女人没有否认，准确地说，她是没有任何表示。这个女人就是芬妮·卡普兰。

事发后，司机希尔把列宁抱上车，向克里姆林宫疾驰而去。医生诊断后发现，子弹击中列宁的颈部，没有生命危险。但稍后，治疗医生奥布赫写道：“子弹若是偏离 1 毫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肯定就没命了。”

打得真准！然而，档案资料显示，开枪的卡普兰几乎是瞎子。正是这一点让许多历史学家对案件的真相产生了怀疑。

列宁遇刺疑点重重

尽管时光荏苒，但是俄罗斯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争论依旧很激烈。如今俄罗斯绝大多数历史研究学家认为，卡普兰就是刺杀列宁的真凶，是右翼社会革命党委派的恐怖分子。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根据他们掌握的历

史资料和有效证据看，卡普兰并未直接参加刺杀列宁的行动，因为当时她患有眼疾，视力很差，无法正常开枪射击。

这些学者甚至还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和推理：刺杀列宁的行动成为后来“克里姆林宫大审判”的导火索。但无论如何，正由于发生了卡普兰刺杀列宁事件，此后与之相关的事件也都成了苏维埃政权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高级机密，以至于最终成为“20 世纪的黑洞”，俄罗斯历史永恒的谜团。

女刺客卡普兰在行刺后被逮捕，迅速遭到处决又是为什么呢？卡普兰在刺杀列宁未遂后境遇究竟如何，与俄罗斯那一段历史究竟有何内在联系？

卡普兰的全名是芬妮·耶菲莫芙娜·卡普兰，她 1890 年出生在乌克兰沃伦省一个犹太人家庭。卡普兰的父亲是一个对当时政权很虔诚和忠心耿耿的人。俄国 1905 年革命以后，卡普兰开始接近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开始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她在革命者圈子里活动的时候用“多拉”的化

名。卡普兰第一次参加恐怖活动是 1906 年，那年她 16 岁。那次，她策划组织参加对基辅行政长官的暗杀，但是没有成功，她被捕了。基辅当局军事法庭本来判处她死刑，但鉴于她实施的恐怖活动并没有成功，又将死刑改判终身苦役。因此，年纪轻轻的卡普兰很早就开始品尝铁窗生涯的沉重和痛苦。

俄罗斯解禁的历史资料披露说，她当时几乎完全失明，后来虽然被送往教会医院就医才恢复健康，但是，她的视力依旧没有恢复。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和西方的历史学家才提出一个半瞎的女人，是否真的就是刺杀列宁的枪手很值得商榷。

然而这场劳役对卡普兰来说，却毫无疑问地改变了她的政治生活，她在监狱结识了俄罗斯著名的右翼社会革命党活动家玛利亚·斯别里多诺瓦娅，卡普兰最初的思想开始从无政府主义转向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她获释出狱，当时她 27 岁。就在那一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她被迫转移到乌克兰的哈里科夫市，在那里接受了眼科手术治疗。

女刺客在被捕后迅速遭枪决

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原址的列宁纪念馆里，也完好地保存着原来苏维埃契卡(苏维埃安全谍报机构)人员对卡普兰和其他一些社会革命党人的审讯材料和照片。审讯的执行人是曾经亲手执行枪杀俄罗斯末代沙皇全家的尤罗夫斯基，还有另外一个检察官金季塞普。

纪念馆里的有关侦查照片上显示，卡普兰是在一辆公共汽车旁边朝列宁开枪

的，当时卡普兰的位置显然距离列宁比汽车还要近，因此，侦查人员认为，即使杀手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人，这么近的距离开枪也不可能不命中目标！侦查结果是，卡普兰开了四枪，其中两枪击中列宁。档案中还有对卡普兰的同党 B·诺维科夫的审讯记录，文件上说，诺维科夫当天换上了一件水兵的海魂衫，负责在列宁讲演的车间门口阻挡人群，掩护卡普兰向列宁开枪，这可能就是那个在电影中高喊“大家不要拥挤，让列宁同志先走”的男人。

他的交代材料原文是这样的：“卡普兰和一个叫谢苗诺夫的人告别后就走向正在集会的工厂，我先和谢苗诺夫呆在一起，然后他让我呆在马路的另一侧，等待刺杀的枪手，然后向他汇报结果。谢苗诺夫自己就在莫斯科一个叫多米林诺地区的居民住房里等待消息。大约 20 分钟后，我听到了几声枪响，是三声还是五声我记不清了，接着就从工厂的门口涌出很多人，我在人群中看到了卡普兰。她从随身携带的皮包中取出香烟，点燃抽了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一个红军战士认出了她就是刺杀列宁的杀手，跑上前来抓住了她。接下来又冲上来一些红军战士，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挡住冲上来的工人，不然卡普兰就会被弄死了。”

俄罗斯作家兼学者尤里雅·史卡列娃女士在她的研究著作中曾经证实说，卡普兰在被捕后三天遭枪决。行刑的现场就在克里姆林宫内，当时开来一辆轻型卡车，执行的枪声被卡车马达的轰鸣声掩盖了。

卡普兰把秘密带进了坟墓

卡普兰死后，她的尸体没

有掩埋，而是被塞进一个铁桶里浇上汽油焚烧了。有一篇俄罗斯学者写的历史研究文章，说卡普兰在最开始的审讯中就承认，向列宁开枪的凶手就是她。并且她宣称，她之所以刺杀列宁就是因为她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刺杀计划是 1918 年 2 月她在辛菲罗波里疗养的时候，立宪议会的领导人与她谈话之后制定好的。

在另外一份文件中见到这样的说法：“卡普兰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承认，立宪议会认为列宁出卖了革命，他的行为偏离社会主义思想几十年。”但是，卡普兰强调，开枪的决定完全是她自己作出的，没有任何党派具体指使。

1918 年 9 月 3 日，卡普兰未经任何审判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院内的一个角落里被执行了枪决。当年契卡负责人的记录里有这样的文字：“这次，我们没有将她带到任何地方去，而是就在原地，在距离亚历山大罗夫花园不远的地方，将她枪毙了。”

尤里雅·史卡列娃说：“遗憾的是，卡普兰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秘密讲述出来，就被枪毙了，这不仅对历史，而且对苏维埃政权也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因为，事件的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于天下，死刑的执行太快了，以至于草率。卡普兰将自己的秘密带进了坟墓，而历史也将这个女人载入史册。因为她的名字后来不仅被写入苏联时期所有的教科书，还拍出一部电影《列宁在 1918》。也就是从那天起，苏维埃国家乃至后来的苏联，所有小朋友的课本里都有这样的文字：‘就是这个女人刺杀了列宁爷爷。’”

谢绝转载、上网
孙越/文 据《文史博览》

货车司机叫板“三乱”炼成“维权专家”

频频遭遇公路“三乱”后，他并没有像其他司机一样保持沉默，而是保留证据向有关部门投诉，维护权益。他的行为引起了全国很多司机的关注，很快成为一名“维权代言人”。

2008 年春节，他收到全国各地司机朋友的贺年短信，同时也接到不少货运司机的电话，谈的大多是公路的“三乱”话题。如今细细算来，从 2005 年 3 月起，他已为同行代理投诉公路“三乱”事件 350 件。他的名字叫王金伍，是河南西峡县的一名货车司机。

被逼出来的“维权专家”

40 岁的王金伍是河南西峡县的一名货车司机，如今他名下已经有了三辆货车，雇了司机跑运输，而他则在县城开了一家货运信息部，当起了“车老板”。

王金伍上学时只念到初一，当过农民，服过兵役，还在一家事业单位干过合同工。如今，王金伍大名鼎鼎，精通所有涉及交通的法律法规。之所以精通如此多的法律法规，是和公路的“三乱”有关。所谓“三乱”，就是根据国务院纠风办、公安部、交通部有关规定，指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行为。

一切要从王金伍跑货运时说起。2004 年 10 月，王金伍和朋友合伙买了 38 万元买了一辆货车，往返于河南西峡、湖北和陕西三地跑货运。刚开始跑运输时，王金伍几乎是天天挨罚，县县挨罚，交警罚了交通罚，超限站罚了运管所罚，运管所罚完还有路政……最多的一天，他的货车在陕西被罚 1700 元，在湖北被罚 2000 元。跑了一趟运输，不仅没有挣钱，反而赔了钱。后来王金伍从同行那里获知，这已经是业内见怪不怪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罚款让王金伍感到不平，又觉得奇怪：执法人员常常只罚款不卸货不卸章，他们不听司机的陈诉和申辩，也不做调查笔录，不勘验车辆，司机们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继续上路，但每过一个县就得被再罚一次。交警罚的次数少但数额大，交通罚的单次钱数少但次数多，这样的情况令王金伍和他的合作伙伴很吃不消。尽管王金伍也觉得这样的罚款有问题，但却说不清存在什么问题。

为了搞明白这些罚款是否合法，王金伍购买了《公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及相关配套法规书籍。此后每次挨罚他都要搬出法律条文对照一下，看看罚款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违规。

2005 年 3 月，王金伍的货车在河南伊川境内一天两次被交警部门以同样的理由处罚，一次罚款 300 元，一次罚款 400 元，并且只给了罚款

票，没有下达处罚决定书。王金伍以程序违规为由向伊川县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当地公安机关非常重视，为此专门进行了调查，证实了王金伍反映的情况，随后，交警队专门派代表跑到西峡道歉，并退还了罚款，这是王金伍的第一次牛刀小试。

此后，王金伍就自己遭到乱罚款的事向陕西商州和湖北荆门、孝感等地的交警、交通主管部门提出行政复议。复议提出后，进展都让他感到满意。从此之后，无论在什么地方遭遇了公路“三乱”，王金伍都会保留证据，然后向有关部门申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叫板“潜规则”讨公道

王金伍的行为立刻在备受公路“三乱”折磨的货车司机中传开了。2005 年下半年开始，不断有同行们因遇到乱罚款问题来向他请教，或者干脆委托他全权代理。

河南西峡县有 1000 多辆货车，前些年主要从事保温材料的营运，最近大多从事煤炭运输。这是一个不产煤却以运煤而闻名的县，司机们全国各地的跑，所遭遇的乱罚款也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2006 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跑湖北线的西峡司机对襄樊市某区运管所既恨又怕。据称，当时该运管所上路查车辆改型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只要货车经过就扣到停车场，司机去找科长，却被告知要去找科长，科长让找副科长，副科长让去找所长，找来找去的结果

被罚一两万元。

当地运管所罚款时并不做调查取证和询问笔录，而是让司机在空白纸上签字，或者抄写一个固定样本的保证书，这个样本是这样的：我叫×××，因为车辆（空几格，由司机根据要求填写），自愿放弃陈诉、申辩、听证的权利……这些让货车司机见怪不怪的现象已经成为“潜规则”，很少有司机去质疑。然而，王金伍却开始“较真”。

2006 年 5 月，王金伍受 30 名车主委托代理这一维权案例，他多次跟车到襄樊调查取证，录音、录像，到运管所大厅拍下那个固定的文本……掌握充足证据后，他将录像制成光盘，到襄樊市交通局投诉。襄樊市交通局批转到襄阳区交通局，区交通局表示很重视，一定处理。但两个月过去后仍无音信，王金伍只好跑到湖北省纠风办投诉。

2006 年 10 月 3 日，在上级的压力下，襄樊当地交通局、运管所领导及有关负责人到西峡县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并无条件退还罚款。同时，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党纪、政纪处分。

这件事当时轰动西峡，也轰动南阳，甚至在外地货车司机中都传开了。于是，西峡周边各地，以及河南其他地市，甚至陕西、山西、江西、湖北、广东的货车司机都纷纷拿着罚款票据，三五成群地去找王金伍，委托他讨回公道。

王金伍开始帮他们维权，王金伍也一直把自己定位在“货运司机代言人”这个角色上。

“维权代言人”维权有技巧

同行的信任，让王金伍感到光荣，也鼓舞着他的斗志。

仅 2006 年一年时间，王金伍代理的维权案例就有 100 余起，向全国十余个省市百余家交通、公安等部门提起行政复议、投诉和起诉。总体上，他的维权成功率在 80% 以上。王金伍说，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成功率，是有技巧的。

王金伍所说的窍门是，以行政复议和投诉上访为主，尽量避免行政诉讼。王金伍觉得，打官司花费不动得上千甚至数千元，即便是赢了官司，对方不服还要上诉，又得掌握充足证据后，他将录像制成光盘，到襄樊市交通局投诉。襄樊市交通局批转到襄阳区交通局，区交通局表示很重视，一定处理。但两个月过去后仍无音信，王金伍只好跑到湖北省纠风办投诉。

还有一个技巧是，在维权过程中一定要学会保留证据，取证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王金伍为此专门买了能偷拍的摄像机、录音笔和数码相机。他的取证过程，其实很像新闻记者的暗访过程。而这种证据一旦出现在相关部门的案头时，往往对问题的解决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007 年 2 月 15 日，王金伍组织 470 名西峡货车车主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联名信列举了交通管理法律法规设定不

一致、收养路费的交通部门没有提供基本的通行条件、《道路运输条例》无法律依据三大问题，并指出：3000 万货运驾驶员队伍在现实生活中竟是弱势群体，在我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无法找到能代表货物运输户和司机的代表和委员。正是这种客观因素的存在，导致了货运业主及司机反映问题的渠道难畅通、问题难解决、维权难、难维权的“四难”局面。

2007 年 5 月，王金伍还注册了一个维权网站，专门上传偷拍到的乱罚款录像、照片和票据，每次上传之前，他都要给罚款单位发去传真或特快专递，在网站开通之初，每篇帖子的点击率都高达 5000 以上。基本上，网站上上传的乱罚款事件都能得到很快解决和回复。后来这个网站因为种种原因被关闭，王金伍又花 3000 元申请了一个“交通维权网”，目前，该网站正在调试中。

2008 年初，王金伍的行为被当地媒体报道后，立刻引起强烈关注。人们在关注他个人行为的同时，还对公路“三乱”存在的根本原因及如何解决公路“三乱”进行了反思。

如今的金伍很忙，大部分时间都在写行政复议书和投诉材料，然后用特快专递发往全国各地的交通管理部门。王金伍说，自己有车，日常开销不用发愁，维权并不存在经济困难和开展不下去的困局。以后，只要还有人找，只要乱罚款还存在，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谢绝转载、上网
严峻 杨桐/文